

祁连山之旅

陈榴芳

在大西北游走的日子，祁连山总是忽左忽右地与我们一路相伴。这里的山一片翠绿，坡上和坡下不时出现一个个黑点和白点，那是牦牛和羊群。河流与公路时而牵手前行，时而分道扬镳，经过谷地的一座桥后，司机停下车，下车站定，哇，好冷，山风吹来，我们都有点抵挡不住。

桥对面，一座飞檐翘角的三层古寺依崖而建。我们走过石桥前去朝拜，桥下的水很急，水花迸跳着向前，哗哗的声音似乎在与山风唱和。寺的廊前、柱子和桥栏杆上系着各色的经幡和哈达，新旧参差，在风中呼啦啦地飘。正中高悬的匾上写着“石佛寺”。跨槛入寺内，一尊石佛端坐其上，神情严肃地接受我们的朝拜。

第二天，从张掖回来，又经过那里。天空晴朗明净，一大朵一大朵的云影游移着，在斜坡上投下一片片的阴影。河滩上有几座帐篷，有人把车开到河边，舀起一桶又一桶清凉的水随心所欲地清洗着。也有刚开始安营扎寨的，风很大，吹得没落根基的帐篷不断地鼓起来，搞得一对情侣手忙脚乱，不停地追着被刮起的篷布想把它按住。河滩上有一群牦牛，有的悠闲地吃草，有的在水中漫步，看见我们，一副熟视无睹的表情。我们的一位拍客想近距离给牦牛来几张写真，勇敢地脱下鞋袜蹬水过去，河水虽不是很刺骨，但也冷得他哇哇大叫。

坐在滩边石头上，掬一捧河水，摘两朵小花，头顶是湛蓝的天空，脚下是清清的流水，眼前是碧绿的青草，阳光暖着身，清风拂着面，平日的浮躁和愁闷被涤荡得一尘不染，心境一下子也开阔了许多……

忽然，青绿的山坡上冒出几个白点，接着，白点接二连三出现，是羊群！我们惊喜地叫起来，不约而同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手机，一大群羊儿从山后边出来了，刚才还是一片青绿的草坡马上被白色覆盖了，羊群走得很有序，领头羊在前面从容不迫地走着，后边的羊群一只跟着一只，谁也不争先恐后，乱窜乱跑。而且它们身怀绝技，即使从峭壁上经过，脚步也稳稳当当，看了许久，从来没见过一只羊从上面跌落，羊们的组织纪律和杂技本领真令人佩服。

在这里小憩片刻，又往祁连卓尔山进发。一路上都是连绵的山、碧绿的草和迂回曲折的河流，有几个地方，河流分成好几股支流，像是被撕碎的绸带。车子在一个地方拐了一个弯，就拐到了祁连山的另一边，这边的山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边上围着铁丝，牛羊和民居也频频进入视线。进入草原不久，天阴下来了，暗得像是到了黄昏，车窗外狂风呼啸，一会儿遇到了一场大冰雹的洗礼，石子一般的雹子在车玻璃上敲打着，发出啪啪的响声，下在路上的雹子像一群青蛙在跳。司机的车技不错，路况也熟，恶劣的天气并不影响速度。拐过几个山口，冰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点，再接着，艳阳高照，草原的天应该是随云而变的吧。

到了“天景祁连”的观景台，才看到了树林。下了车，气温一下子低了许多，太阳也不知跑哪去了，白色的灰色的云海翻腾着。路下是峡谷，溪水淙淙地流着。这里生长的大多是雪松，并不高大，呈宝塔状伫立山冈上或是山谷里。有一块石头上刻着“林海听涛”。把这里叫林海不免有点夸张，但物以稀为贵，在茫茫的草原里能有这么一片树林的确是难得的，何况这涛声绝对是听得见的。

伴着溪水时而顺流而下，时而逆流而上，也不知翻越多少山岭，终于到了卓尔山口，呼呼的风吹得我们直打哆嗦。天色越来越暗，远处雷声隆隆，零星的雨点已经落下来了。景区大门几个古堡式的门柱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森严壁垒。透过门栅栏，看到里面是连绵的山坡，绿茵葱茏，翠色欲流。要去的话得坐景区的观光车，门票的价格也不菲。雷声一声接一声越来越远，雨点也紧了，我们被这雷雨天气吓退了，打消了上山的念头。其实俯看山下景色也不错，草铺原



野，翡翠般的浓绿中间夹着金黄的油菜花，黄绿相间，十分和谐，公路像一条带子盘旋在山间，眼前是一幅江南田园风光图。

到了祁连山下的八宝镇，已是雨过天晴，一道彩虹挂在天边，使小镇显得更加妩媚动人。安顿下来后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而太阳才下山。出去吃饭，面馆饭店都写着“清真”，手抓羊肉很地道，伙伴们都大快朵颐，可惜我素来不爱吃，没有这口福。吃完饭，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，而天还没有完全黑。当我们在路边买西瓜时，有一位妇人问我们要不要去她家住宿，看来家庭旅馆已经在祁连山一带应运而生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的目标是茶卡盐湖，然后到黑马河。出发不久，到了一个清凉所在——冰沟林海，冰沟里激流奔涌，泛着白浪，沟边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被冲洗得发白，由此可见水势浩大的时候何等汹涌。这水是远处的雪山融化后流下来的，我们用手撩拨了一下，一股透心凉就从皮肤里渗透进去。要不是飞机上不能带液体我非带一些回去不可。从司机口中得知，隆冬季节，整条沟都结冰了……我想象着那千里冰冻的壮观场面，脑海里进出了老舍《林海》中的语句来。虽然冰沟两岸的一丛雪松不是十分高大，面积也没法跟老舍笔下的兴安岭相提并论，但苍翠欲滴，在祁连山脉一带也十分罕见。浅滩上很湿润，水草一片茂盛，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小花。

经过海拔4000多米的大冬树山垭口，车子绕过一个弯子时看到一处山坳里有一堆积雪，这样近距离看到是很难得的，山顶的风很大，穿着冲锋衣都冷得发抖，让人感觉像是到了初冬。尽管这样，但上面还是停着许多车，游人都在感受这高原的滋味。山顶很平缓，上面有一座塔，几座帐篷，一个个大大的石堆中插满了树枝，上面缠着经幡，远远看去，像是没有枝叶的树干。站在山顶，白云就在头顶，似乎提起手臂可以触摸。也许是空气稀薄的缘故，这里的草长得稀稀落落的，裸露的山上有许多碎石搭的玛尼堆，在寒风中巍然屹立。

在一个叫“金银滩”的地方，草原简直成了花的海洋，红的，黄的，白的，洋洋洒洒遍地开放，让人不由产生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感觉。有一种紫红的特别多，不仔细看，还以为紫云英呢！坐在花丛中，享受着天高云淡，云卷云舒的恬静，远处，山峦起伏，画着柔美流畅的线条，牛和羊徜徉在如茵的草原上无拘无束地吃着草，难怪老舍先生来到草原很想高歌一曲，也难怪草原上的歌都是粗犷豪放，其实在这样的境界里谁都会情不自禁的，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……”

林海壮美、千山堆秀、百川相织、草原广袤，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……处处是景，景景似画，祁连山——不愧是让眼睛上天堂的地方……

庐山行

邵彤

中学时，语文书中有一篇课文是李健吾的《雨中登泰山》。去年夏天，去庐山旅游，恰巧遇上台风天气，我们也只好在雨中登了一回庐山。

当我们到达庐山脚下时，台风还没有来，天气同宁波一样炎热。观光巴士沿着盘山路向山上进发，渐渐地感到外面不是很热了。庐山的盘山路狭窄、蜿蜒、曲折，据说有200多道弯。坐在司机后面，只见到司机的方向盘几乎没有把平过，不停地左右转来转去，让人看着还真有些担心。人在车里摇来摇去也很不舒服，容易晕车的人更是受不了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，车子终于接近了终点。猛然间，一潭碧水映入眼帘，一个小小的湖泊出现在眼前，高山出平湖，让人感到有些惊喜。湖水很是清澈，湖边还有很别致的亭、台等建筑。

来到酒店，吃过晚饭，大家不顾旅途疲劳，迫不及待地逛逛街、购购物、看山上夜景。山上最热闹的地方叫“牯岭街”，据说从山上向下望去，好似一头牦牛，牯岭因此得名。牯岭的电影院还保持了一项吉尼斯纪录，就是常年都放映同一部影片《庐山恋》，已经放了许多年，据说票价还不便宜。

牯岭街上，商铺鳞次栉比，每家都是灯火通明，客流不断。在大大小小的土特产店里，几乎清一色都是鄱阳湖的醉鱼和庐山三宝中的石鱼、石耳，以及茶饼等等。庐山的云雾茶也很出名，还有竹制品也很多，各种小的工艺品和纪念品就更是琳琅满目了，用庐山的石头加工的小物件也很多。

清早起来，外面的雨下个不停。按照行程安排，我们首先来到的是“含鄱口”，这里是庐山主要的景点之一，在此处可以远眺庐山的最高峰太乙峰以及第二高峰五老峰，向下还可以远望鄱阳湖的风光。如果是晴天，含鄱口风景的气势应该是相当雄伟的。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，到处都被水雾笼罩，远处什么也望不见。听着导游的讲解，只能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。

远景看不到，就只能看近景了。穿过上书“含鄱口”的石牌坊，沿着山路向上，沿途经过电影《庐山恋》的取景地等景观。听说前面就是著名的五老峰，让我不禁想起了李白的那首《登庐山五老峰》：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。九江秀色可揽结，吾将此地巢云松。相比苏轼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题西林壁》和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，这首《登庐山五老峰》的知名度要差一些，在艺术表现力方面也稍逊色。

转过来，我们直奔第二处景点——三叠泉瀑布，据说就是李白《望庐山瀑布》里的瀑布。下了缆车，距离瀑布还很远，下面有一千多级台阶要爬。天上飘着细雨，台阶又陡又湿滑，在雾蒙蒙的山间左转转，一路无心观赏，只盼快点见到瀑布的真面目。汗流浹背地总算来到瀑布跟前，看到传说中的瀑布还是非常壮观的，水量相当充沛。由于山体的影响，瀑布在下落过程中要分成三段，因此被称为三叠。同自己之前见过的其他瀑布进行比较，我的感觉是，诗人用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来形容庐山瀑布过于夸张了，或许，当年的瀑布不是今天这个样子？

看过瀑布，大家虽然已是筋疲力尽，但锦绣谷还是必须要去的，因为著名的仙人洞就在那里。从锦绣谷出来，紧接着来到了位于如琴湖旁的白居易花径。如琴湖因形状如琴而得名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站在湖边，看青山倒映在湖水中，景色也是很不错的。白居易曾任过江州司马，而江州就在庐山附近。白居易写过一首《题大林寺》：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常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现在，大林寺早已不复存在了，只有一条两旁种满桃树的小路被后人称为“白司马花径”。

下午五点左右，观光巴士把我们又送回到了山脚下。短暂的庐山游就这样结束了。时间有限，走过的景点太少，没有能够充分领略这座人文名山的魅力，心中未免有些遗憾。



本版摄影

张柯 总第 5538 期

投稿邮箱

essay@cmb.com.cn

3119



余秋雨：记忆文学

29

但是，交往几个月后姓杨的先生还是被彻底拒绝了，由于他对孩子冷淡。任他再怎么保证，都毫无用处。

祖母说着这事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今后要是益生对他母亲冷淡，我会亲自教训他。”

叔叔显然还掉在杨先生的故事里，笑着说：“在上海，像杨先生这样的男人不可多得。这样拒绝可惜了。”

这一来，话题转到了叔叔自己身上。祖母说：“现在你也可以在上海找一个对象了。”

叔叔说：“我已经习惯了安徽。到上海来就是看看母亲和全家，再买点书，看几部外国电影。完了就回去。”

妈妈问：“那在安徽有没有合适的？”

叔叔腼腆地说：“在母亲和嫂嫂面前我也不隐瞒了。那里看上我的人还真不少。我宿舍外面的过道上有一个小木台，每次回家把鞋子、外衣往那里一脱，总有人抢着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调查出是谁了吗？”妈妈问。

“住在我对面的同事发现了，有好几个，有一个还是当地著名的演员。”叔叔说。

“演员？好啊！”妈妈高兴起来：“是不是黄梅戏演员？”

“不是黄梅戏演员，是另外一个剧种的，但人家也是名人，我不配。”叔叔说。

第二天，叔叔就买火车票回安徽了。

我是以高分考上中学的，这让爸爸、妈妈大吃一惊。但是，他们为了不使姨妈尴尬，只是让经常串门的海姐顺便转告一句，我考上了。

这所中学，对我来说，连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思议。花岗岩台阶，大理石地面，雕花柚木楼梯，紫铜卷花窗架，窗外是喷泉荷花池。我怯生生地走进去，脚步很轻很轻。读了一年之后，学校扩大规模，另外找了个新校址，留在原来校址的部分改了个新校名。我两个地方都看了，经过比较，太贪恋原来校址的美丽和高贵，选择留下。

但是，我从来不在家里说学校里的事情。

有一天，爸爸问我：“你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？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。”

原来，爸爸的老同学、老同事吴阿坚的儿子吴杰，与我一起考上了中学。爸爸觉得，阿坚没有别的原因突然不理他，除非是两个儿子在学校里发生了矛盾。

我想了想说：“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，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吴杰，他也爱理不理。”

“什么叫重新分班？”爸爸问。

“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，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配。

我分在一班，吴杰分在九班。”我说。

爸爸认为，这样分班是错误的，既会伤害学生自尊，又会制造嫉妒和对立。因此，他立即骑上脚踏车去了我们中学。

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，乐呵呵的。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，说他的意见是对的，会改过来。更让爸爸高兴的是，他终于知道了我的学习状况。

他当着我的面对祖母和妈妈说：“我今天进校门，左边墙上贴着最新语文成绩排序，右边墙上贴着最新数学成绩排序，两边头一个名字是相同的。”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：“听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，你还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，上海北片数学竞赛第七名？”

我说：“数学竞赛也不应该是第七名，我只是不明白题目上说的‘燕尾槽’是什么东西。”

妈妈笑着说：“这就放心了。我原来担心他在乡下天天给人家写信、记账会影响学习。现在才知道，写信锻炼了他的作文，记账锻炼了他的数学。”

爸爸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对我说：“你应该主动帮帮吴杰的功课，尽量把你们的差距缩小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祖母连声否定：“不要主动去帮。他们父子，现在头痛的不是功课，是面子。一去帮，他们更没有面子了。再说，我也不希望秋雨把心思放在别人的高兴不高兴上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